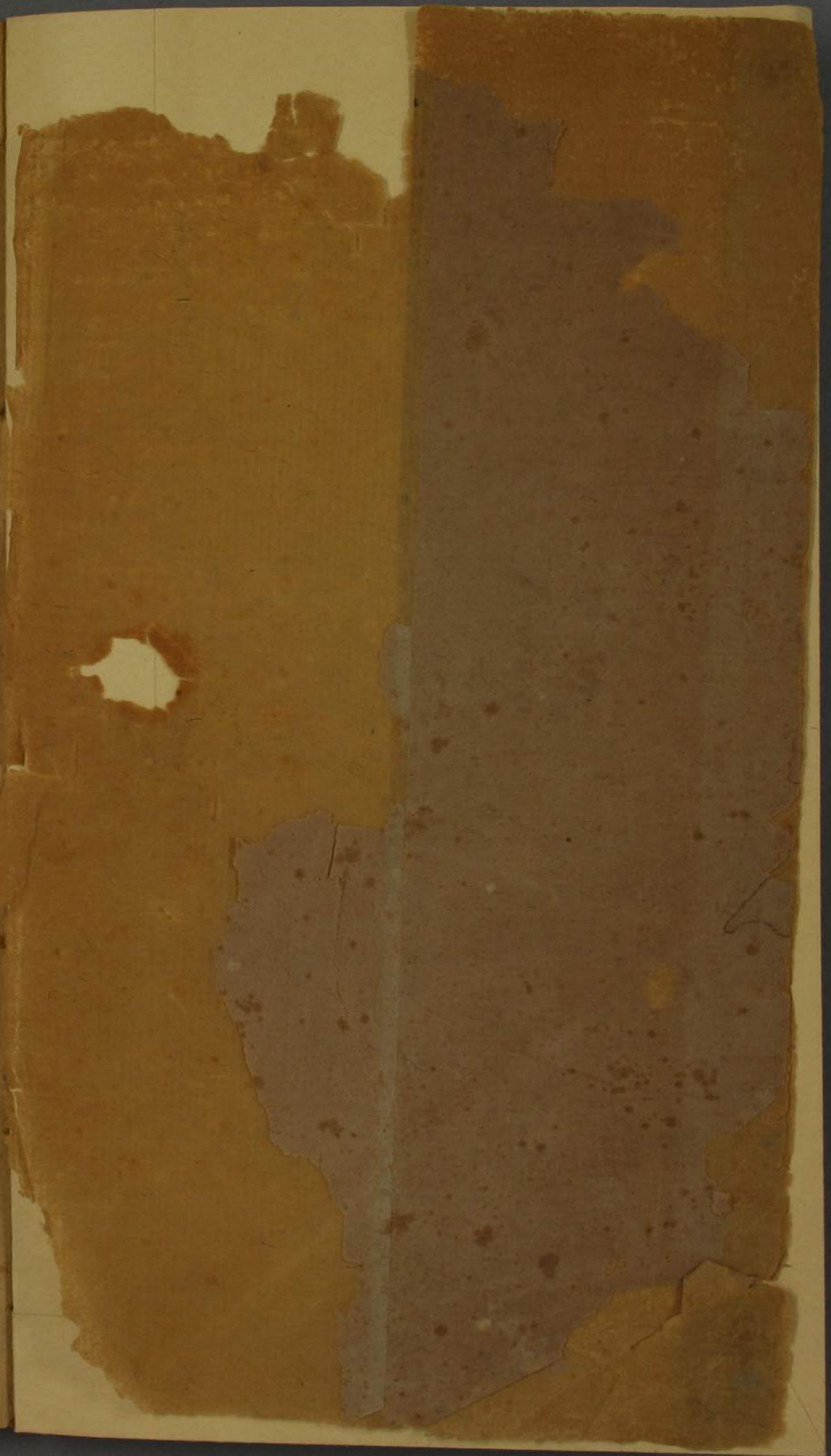


= 15
2214
1



al-
P153
I

四
飛
揚



光緒丙申七月
重刊於長沙

見物序

見物五卷關中李子所爲書也昔者茂先著博物志其象也堯夫著觀物類其情也李子見之矣夫造物者一橐籥而萬族各得人與物二乎哉人自我而與物設樊垣始二之也是故鶻飛悲客驢鳴悟己機不相涉胡爲乎然李子曰予於物蓋得我云古之學者重師資萬我者我北面焉百我者讓步若是其難也而孔子廣之曰三人行必有我師師易易矣而予猶以爲隘迺予觀物而法戒備焉夫其生死之故也何非素定榮辱之際也何非偶值變化之殊也何非氣



機盛衰之異也何非土宜惟人亦然可以止分利害
之生也何非感召惟人亦然可以裁情自予見物而
無時無處無師資矣人謂李子子無見於人而惟物
是察無乃陋與李子曰夫人古今見之矣且人而不
人何人非物物而不物何物非人矧有人而不物者
乎夫我靈物也物小我也雜我也孰視相忘吾不知
二焉先是李子寓襄垣余爲令及入爲尚書從事也
又與朝夕游而余好種蘭樹松柏與竹曰蘭余愧其
芳松柏余愧其孤直竹余愧其節而通李子曰蘇所
愧多矣乃出是編云

萬曆辛巳秋七月洛陽呂坤書



見物卷一

明咸寧李蘇著

三原李錫齡孟熙校訂

物紀

玄育子曰物之動者人為靈秀言宜首人今蒙無所
論論飛走之屬焉

禽屬論

論曰羽禽之屬以翼翮為足以太虛為衢其便捷人
莫及焉然亦日脩脩無時戢羽如人之奔波名利者
何哉無亦糧稻之謀時飲之思伏育鷇哺之不足歟
乃計在一朝一飽而已可方樂天知命之高士若營

營籌贏餘之利慮囊橐之不羨無以遂其谿壑之慾者鳥則無之矣嗚呼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當世用繡文階服飾有取也夫

鳳凰

鳳神靈之鳥百禽之長凰其雌也論鳥宜首及以未見不敢詳焉

論曰鳳聖王之瑞世不常有如人之三皇五帝三王周孔之聖曠世而出吾豈得目擊而詳紀之乎贊曰靈禽惟鳳鶉火之精披圖按牒羨茲美名皇風邈矣孰覲其形迄今弗見已矣吾生

鶴

鶴澤鳥也其交接伏育人罕見之師曠禽經遂言鶴以聲交而孕仙經又言鶴千歲者胎生皆非也澤禽之屬孳尾皆在水上予嘗見鶴鷗交于潭水亦若鳧鶩鶴亮同之矣又昔人有癖于好鶴者以胎化之奇詫于客談頃鶴適至而舞展翼舒足遂墮一卵于其前客掩口而笑主人慚其言之無稽也易傳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又曰物以羣分聖訓何精也蓋化醇之屬植多而動少凡有血氣體骨俱形化也焉得溺氣化之說而謂鶴以鳴交耶物

既羣分矣則卵生者續卵又安得少而卵老而胎育也哉

玄鶴 鶯鵠 鸞

古今注鶴二千載變玄予在畱埧驛山澗見二鶴色通玄而冠足皆赤見人翔去意玄鶴矣大都犬馬雞雀年久毛羽易色鶴之變玄其信然也本草云有黃鶴其灰鶴俗名鶯鵠又一種鸞類鶴有五色論曰鳥之昂挺高潔而且壽者莫如鶴談者類以爲仙靈之籍焉然弗高翥遠鶩乃濫意魚梁不免羅網口腹之爲害也至于鏹羽圍畜又復啄腐鼠爭臭穢

以自延雖云獲壽何其溷歟若鳳鳥非竹實琅玕不食豈聞罹是耶嗚呼士窮見節義鶴不免于議論若君子當危居窪以免災患或茲庶幾耳贊曰鶴鶴之羽可用爲儀昂昂之表詎弗足師在林洵美乘軒何爲啜爾之正遠蹈爲宜

鵲

鵲鵲屬一交而育人罕見之禽經云音感而孕非也每歲七月頭尾脫落俗傳填河出于淮南之妄辭人至今踵用不過妝綴美觀爾已堯典仲秋鳥獸毛毳是也牛女乃烏有之說而又益以鵲橋誕斯甚矣果

爾則禿鷲歲歲無毛不知往填何處河也

論曰鵲有小慧能識喜氣而噪往往有占驗亦可怪也人嘗責其知來而不知往云能避歲避風而不知童子探其巢而毀其卵焉吁人為萬物之靈自稱子智而不知苦獲陷阱在其前者多矣柰何責小物哉然鵲多擾狸見貓狸輒環聚而噪甚者飛攫啄之往往為狸所得嗚呼徒知狸可害其子然不知憂未起之害而先遭搏噬之酷斃自己掇禍非外至若是則鵲真愚也哉

贊曰趨吉靈惟乾鵲避歲宜攫狸錯

鴛斲木 鴛音列

爾雅注口如錐長數寸常斲樹食蟲夫此鳥似雀而大有色黑而紅白文者有色灰而黑文者其首有毛冠斲樹剝剝有聲今之啄木是也三月閒登木而號曰姑布穀其回音如獼猴

鴛鴦戴鴛 鴛音即鴛音乏鴛音任

爾雅註云今亦呼為戴勝是也夫此鳥形如鳥而甚澤首有冠而甚朱如戴赤勝然故名其斲木力酷于鴛常見木如臂者遭之輒如斧碎狀本草謂之山啄木是矣但爾雅于戴鴛注不釋其為啄木之鳥本草

知其爲山啄木而不知其爲戴鶯何也至于詩註以
鳴鳩亦名戴勝夫鳩顛無一毫毛不應名此失復覈
耳

論曰鴛鴦能啄木中蟲故說者謂其口能書符呪
蟲使自出焉夫木病則蟲生蟲生則枯槁鴛鴦能爲之
剔蠹振蠱林木其有賴乎夫鴛鴦不盈寸耳有發奸
擿伏之風焉丈夫擅勸懲之柄顧有奸狡暴著蔽猶
伏匿而莫之誰何者反鴛鴦之不如哉

贊曰有蠹在林維木之賊剝剝戴鶯孔窾孰匿王臣
伐奸法此匡國犁邪儲材以補袞職

孔雀

孔雀越鳥能啖蛇虺故毛羽毒人尾有金輝分舒似
扇世取用之
論曰孔雀之文彩在尾亦自愛之性喜低昂婆娑以
自揮霍其尾焉尾類扇乘輿因以爲扇雖脫拔亦遂
也然王宮禁籟類得美豢貴其文耳文之不可以已
也如是夫
贊曰孔雀純德一立一青厥尾披布爛矣如星文章
可飼得畜內廷鸚鵡短後徒羨其榮

鴻鴈 鵠

易紀漸于書稱陽鳥禽經一物二義曰鴝以水言自北而南謂冬適南集於江干曰鴝以山言自南而北謂春北嚮猶集岸谷也鴝鴝二字俱音鴝取二義云爾雅鵠鸚鵡舒鴈鴛別大小耳詩注大曰鴻小曰鴈又地鵠最大婚奠鴈取不再偶

論曰鴈陽鳥人咸智其以時南北然不常南而復北世或罪之不知中原寥寥非無伏哺地也矰繳繁而生難堪也試睹南歸夥侶北向寡徒以至警夜銜蘆呼咎嗷誠可悲矣彼視華夏直慘然陷阱耳畏寒而來不得已也落膽而居需歸候也及春遄北避水

火也雖沙漠苦寒閒懼胡矢實甘心矣嗚呼網密疑脂秦民四逸語云南走越北走胡喻人之窘迫也然則鴈不恆南果禽耶人耶贊曰有序有智漸達冥鴻胡不自西胡不自東人機物駭識者悲恫羽儀潔節世擬高風

雉 鷓 鴒 鷺

雉種最多大都性喜鬪又一種鷓似雉每鬪至死輿服志云虎賁武騎皆鷓冠而旗幟標焉尚其鬪也禽經云介鳥也翟雉長尾性自珍衛叢林不入防觸也雨雪不下慮濡也久雨不食或至餓死周禮王后六

服一曰顰衣取其守也鶯雉俗名錦雞周禮鶯冕貴其彩也昔呂后名雉當時易名野雞夫雉性妬同類故鬪呂雉之妬殆實副其名歟

論曰雅稱雉絕有力奮宜其健鬪然性梗介有守能自惜羽翼志可尚矣今人危冠博帶奚翅雉毛而懷慝履穢會弗自愛殆雉之不若也嗚呼

贊曰燿燿華蟲矯矯嚴義作贊作章以旌有志

鳩 布穀 黃褐 斑鳩 提葫蘆 泥滑滑
鳩古者鷲鳥之通稱左傳五鳩是矣月令七月鳩化爲鷹而俗傳鳩巢出鷓蓋鳩飛迅勁有聲類鸞屬而

氣與鷹筆通焉故也其孳尾多應雨候呼喚如鴿舊說喜而喚雨又云怒而逐婦皆臆說耳鳩種多詩曹風鳩鳴爾雅謂頡鳩今布穀是詩註亦名戴勝非也戴勝卽戴鵁耳又本草謂春分化爲黃褐侯秋分化爲斑離非是褐侯淺紅灰色斑離翅有青斑自爲二種又有小而呼油葫蘆者齊中多有之疑卽提葫蘆也鳩各卵生豈緣春秋變化哉布穀又名脫袴論曰世每嗤拙則必曰鳩巢云咎其疏鹵也予謂鳩不拙于營巢而拙于擇木若戀長林構崇樾卽風雨顛陷有幾也乃苟止市廛卑栖眇樹自便飲啄不知

狡童傍觀已哂其莫逃矣此計誠拙也如胥徒弱官
駟猶迷利方欣得計而檢夫切齒已籌所以傾之及
罹法網貲產妻孥盡焉一鳩之毀巢覆卵而僅以身
免也吁計拙矣傷哉
贊曰巢之卑計已拙鵲之居行匪潔刻形玉杖貴不
噎食粟而已非豪傑

鷹

爾雅鷹鷓鳩多產海外鷓鷃其類也廣志云胡鷹攫
鷹蓋其尤大者鷹有五色

隼 鷓 鷃 鷃 鷃 鷃

隼鷓屬曰鷓負雀曰晨風鷓曰鷃曰鷃

鷃 鷃 鷃

禽經云鷃不擊而貪今老鷃也衛風氓之鳩嚴氏云
卽莊子之鷃鳩爾雅云鷃鷃也似鷃而小青齊多有
之不能爲巢每強入鷃巢逼其子而居多聲好淫風
人取爲淫女之譬

鷃 鬼車 訓狐 鷃 臬鷃 鷃 鷃

鷃 鷃音格

鷃類甚多大者曰鬼車卽九頭鳥曾于蜀中聞之晦
暝風雨則出人畏其妖爭擊金鳴鼓以逐之曰訓狐

泉頭鵝項鶴脛齊人獲之去其翅能捕鼠其次曰雀
老鷓夜飛捕鷓今鷓狐也似鳶而白首類梟其小者
曰泉鷓首如貓鷹喙鳶羽大如鴿一名鵬一名鷓鷃
一名鷓鷃鷓鷃母惡鳥人聞其鳴不祥笑尤甚

論曰狐鷓鷃雀殃田害民鷹隼提之有誅奸鉏惡之
風焉老鳶襲人不備掩取孤雛甚至垂涎屠肆不恆
詫腐鼠也鷓鷃貪婪淫汙每強擠弱鷓鷃奪巢食子至
不潔也如古之奸人賊黨伺隙欺孤盜取人國者鬼
車泉鷓昏出夜號流殃唱禍所至閉戶塞耳鳴金振
犬猶強胡悍寇掩殺擄剝勢毒甚矣鷹隼鷓鷃若難

槩論而其色象相若要不容殊睹也蓋君子小人曾
非異類矧毛物華藻猶人技藝之末耳操莊檜腴卽
武鑿亦尚麗彩大奸元惡詎直椎魯鄙惡人哉敦倫
敗德餘無足觀已鷓鷃類又夷狄犬羊人面獸心者
歟

贊曰赳赳鷹隼義士蓋臣鉏強誅暴以寧兆民鷓鷃
攘奪敗類貪人鷓鷃醜崇永爲世噴

烏 白脰烏 脰音豆

詩云莫赤匪狐莫黑匪烏狐妖畜詩人以烏與之並
言妖之也禽經白脰烏不祥張華云西南人謂之鬼

雀鳴則凶咎今白脰者蜀中江南多有之
論曰鳥鳴呼則脰翼舒踏音響變怪見人覬窺旋即
翔去性至狡黠誠可厭矣且形溷雌雄則人莫測識
音流崇穢則術陳占卜小人之厚貌深情而出言詭
祕動關休咎者殆其類是也夫

贊曰坎之色稱烏之黑吁嗟乎惡聲取憎如鬼蜮

鸞斯

鸞鵠

鸞音預鸞音卑鵠音居

郭樸云雅烏也本草慈雅今謂之寒雅是也禽經云
慈烏反哺予嘗諦觀之殊不然凡鳥穀雛漸能飛即
不復穀但導之飛能出飛則導之覓食已而母亦休

于巢焉羣雛隨歸求穀不已母栖不應羣雛或出或
入張啄鼓翼向母求穀若反哺然觀之梁鮪尚何疑
乎故予于一中萬物篇謂之慕巢言慕其父母之巢
亦慈孝之性也今觀鸞雅乳雛累巢數十不離一木
故謂之慈故蜀中慈竹亦以其抽笋數十不離一根
故也鸞鵠云者鸞畢也卑也畢巢一林而所居亦甚
卑也詩小弁云弁彼鸞斯歸飛提提所謂歸飛即慕
巢之義也朱子註止用歸飛而不取反哺意亦有見
世說反哺謂鳥尚知孝况于人乎假物倣人意有取
爾

論曰禽鳥之乳皆天地生機所鼓耳所乳之子于禽何益出卵解飛即漸散去于母何有乎若鷓鴣知慕巢者有幾世稱其反哺也亦宜人于物最靈秀甫離懷抱或已瞋目反脣于父母稍長而不得于親即託指他適不顧父母之養者多矣嗚呼世說慈鳥反哺有感也夫

贊曰鷓鴣慕巢歸飛提提詎曰反哺伊親是思父母遐棄哀我人斯物之弗及感泣沾頤

鷓鴣山鳥 鷓音濁

爾雅注云似鳥而小赤嘴穴乳出西方今觀嘴爪皆

赤榮陽函徵弘農山阜谷中多有嗥甚柔長性馴可愛取雛飼畜呼之輒應久之隨人飛翔不去

論曰鳥不祥鳥人皆惡之鷓似鳥而嘴爪赤焉夫赤南方之正色也啄以出聲猶人之言爪以命步猶人之行是為類雖小人而能言行從正克改過矣且鳥木栖而鷓山栖遠聲利矣可不敬哉易曰中行獨復鷓之謂矣

贊曰鳥之形言行逕庭小人悔過取重義經

鷓

黃鷓也又名倉庚商庚鷓黃楚雀諺曰黃粟留訛耳

詩云緝蠻睨眄語其聲也鷺黃之名語其色也黃鳥
嚙滑嫩媚若蕩機世擬歌喉且丹啄金衣鷺欄錯
豔人方靚女靡物也哉性至巧絡馬尾高木顛雜以
絲絮葺巢風雨飄颻訖無隕墜食生蟲冬則蟄伏崖
岸窟中

論曰鳥聲之曼延曲折而婉麗者惟倉庚其同聲互
答有友朋之義矣夫鶯徒能轉移喉舌更迭唱和風
人重焉今人取友乃志意弗一旨趣各異或同議而
退非共業而背詆淫酗是比自謂相投勢利爲依曾
莫匡矯悲夫麗澤長善切劘成德友之義也柰之何

殊軌而交驅異籥而並吹求其合轍同調不亦難乎
乃或致誚割席用譏下石管寧有鬼應拊掌談閒矣
視黃鳥同聲良可惡與

贊曰朋友之義久矣淪亡同塵是暱貞孤爲狂孫龐
構難嬰杵畱芳面朋欺友愧彼鷺黃

雞 山雞 馬雞

雞類最多韓非魯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而雅稱雞
大者蜀莊子云越雞不能伏鵠卵言小也世說雞三
尺曰鷄今秦雞亦甚鉅偉山雞似母雞而小馬雞色
綠

見牛卷一
論曰雞之可貴者在司晨耳五德之倫田饒之溢美也性喜鬪兩雄遇則必搏而負者類作雌聲示降以逃大抵前專黍豆後庇匹牝無鬪則前後皆他雄有矣語云兩雄不並栖詎不信夫故民無二王天子伐不庭國無二主邦君翦強臣室無二上掌人約羣卑世傳祝翁養雞今卽稱雞以祝翁雞其丈夫也哉若明皇賜祿兒于貴妃中宗委三思于韋后彼二君之氣弗雞之力憤與夫雞猶能專其匹

贊曰司晨埒鳥不冠不鬚知將知鬪無忝丈夫

將平聲

鸚鵡

格物論云鸚似鴟而有憤色紺黑金眼穴居斷舌能人言博物志謂鸚不逾濟春秋書來巢記異也論曰鳥能人言者自鸚鵡外無聞焉餘但語清碎亦得籠畜若鸚亦靈矣然世傳其多不壽無乃靈之害歟抑爲人言而耗其天耶人之自養者不思智之不及不憂力之不能故曰形太勞則敝神太勞則竭形神離則死諺言子淵肖孔而早衰長吉耽詩而致斃其言固不足道然真機忌太泄可盡晒其俚耶贊曰鸚無肴肉以慧而羅天真忌泄苦耗爲魔

鷓鴣

色五彩尾有毛如船柁臨海異物志言能食短狐故杜臺卿淮賦稱其尋邪而逐害也

論曰鷓鴣毛色鮮麗已足稱矣况食短狐爲人除害功孰大焉夫其形小于鷺至微眇者而能食射工事誠可駭嘗觀陰符經有言禽之氣在制王起云玄龜食蟒飛鼠斷猿狼蝨嚙鶴青要食虎皆以小制大言在氣不在形也如是則食狐事非謬史稱汲黯寢淮南之謀夫黯一病老而聞望震懾奸雄如此故蘇子瞻謂奸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討之而不足其鷓鴣之氣能食毒狐者耶

贊曰鷓鴣小羽能食短狐臺諫一言權奸可誅

鴛鴦 王睢

禽經鴛鴦愛其類注云匹鳥也朝奇而暮偶然則爾雅不載意薄之耶睢鳩類鴛鴦微大首無毛冠

論曰予閱古辭人于鴛鴦辭賦類皆靡靡之思狎昵之愛以其重狎也此鳥羽質豔麗足爲珍異乃耽匹偶不俟朝夕何其淫歟自古貴胄名姬蕩心沈愛動以鴛侶自旌其以是也嗚呼情重則節輕慾深則義淺茲鴛之自喪其美者世之繡枕圖帷以資嫁娶乃不鳴之寫而鴛之葺者無亦娛其綵焉耳乎若親迎

之禮則莫鴈夫鴈之尚者取其鴛之反也故曰禮以防淫先王之制密哉

贊曰燧燧其文肅肅其羽棄節耽匹于人奚取

鸚鵡音卽脊鶴通 離渠 白頭翁

大如鸚雀常行水湄沙磧食水蟲此鳥飛則鳴行則搖有急難之象詩云兄弟急難以此耳張華乃謂同母生者飛狎不相離詩人取喻兄弟相友之道但脊令野鳥同母與否何由能知白頭類鸚尾短不搖論曰嘗觀脊令所在必雙飛行恆不相離且鳴搖相應有兄弟離睦之意故小宛棠棣皆援以喻兄弟諒

以是矣何論其同母否哉茂先以同母則同氣切兄弟耳今人兄弟同母生同胞嬰同乳孩提同眠起童非同衣食長而既成若父母方冀其友愛相睦而不知析業卽爭異財則鬪撲親愛子奚計傷心紵兄奪食無恤犯義貴爭國賤兢產莫不齟齬忌妒于同氣何有視脊令同飛止不暫舍者誠何如乎吾常三復棠棣爲之於邑

贊曰原有脊令飛鳴相顧兄弟鬩牆痛者翁姬不念同生不念同乳棠棣載歌涕零如雨

鸚鵡

山隴西山中禽經云鸚鵡摩背而瘖彼其丹啄翠尾
綠翼紫頸色能固奇且能人言豈不誠靈異也哉外
傳海洲五色鸚鵡異苑張華有白鸚鵡明皇時亦有
之後漢有黃鸚鵡南宋有赤鸚鵡

論曰禮云鸚鵡能言不離飛鳥蓋惜之也夫鸚鵡小
鳥耳乃知人言之善去其舌之鳥而人之不亦善乎
今之善道語諸人宜克速肖柰何羣以迂腐見疑誨
之諄諄聽之藐藐至耳提面命尤若罔聞是何人反
難喻如此也嗚呼鳥形而人言人共駭之人形而鳥
言止謂靳諛嘲笑或信讒喜譖弗知屏絕吁可怪也

乃僞者又以能言不能行者譬之能言鸚鵡責人深
矣

贊曰鸚鵡能言趾形亦別四爪均分恆遭羈繼互媒
交讒反鳥其舌胡不斯禁以儆邪說

鷺 春鉏 青椿

飛有次序小不踰大詩以振鷺比百寮美其序也啄
魚如春鉏然首有長毛曰鷺鷺微大而色青者曰青
椿

論曰鷺善竚終日淺渚立窺魚然不若鳧鷖逐流波
而蹈險危也色最鮮白無少斑駁夫其養而不貪羣

而不暱潔而不汙絕鷗沒矣擬之高潔之士非歟彼
風人之取獨爾爾耶

贊曰有美春鉏蟬而不滓班稱鷓鴣以旌君子

鴨 鳧 鷗

家鷺曰鴨大不能飛野鷺曰鳧小而能飛最小而隨
波飛者曰鷗皆其屬也色多雜鷗白

論曰鴨鳧鷗浮波沒浪恬不知懼志在貪得而恬其
不溺耳然不虞厲鷺擊其上伏獵齒其下豈卒無患
哉小人嗜利乘險進而不休自謂有足恃無足慮而
不知羅織之害終難遁焉夫名與身孰親利與害孰

多哲人知機宜有以自權矣母徒曰忠義之薄而淫
于黃老也

贊曰鷺之沒沒嗜利勃勃忠言諷戒母也云訥

鳳

鸚雀屬左傳述邠子稱少昊鳥官有九鳳爲九農正
鳳有九其竊藍嘗于夏秋間見之竊之爲言淺也竊
藍色淺藍也餘放此其桑屬竊脂則又別爲義云
論曰羲軒以來其雲龍水火名官取天地靈瑞宜矣
鳥官自鳳鳥氏外餘皆瑣屑小物取義無巨如九鳳
雖未悉睹大都所關眇矣世之雉雛鶴巢鴟飛鶴駕

且云時事何如夫命官典治事莫重焉以民服物則治以物服民則亂乃少昊假鷓鴣之名以建官輕民事矣宜其鬼物陵人而有九黎之亂也歟

贊曰少昊德衰九黎洶洶以厲官人敢齒雲龍

鷺山鵲鷺音渥

山麻鵲

雅注似鵲而有文彩嘴腳赤禽經云鷺惡其類今觀黔顛褐腹藍尾素欄丹足朱喙蜀中有之見類則逐焉麻鵲類鷺嘴腳黑而小齊俗謂之麻衣郎

論曰鷺之文亦可也乃弗去其妬餘無足觀也已彼瑣瑣華采遽妬同類此當驅之鸞鳳前令其自愧覓

地穴入可也其小有才而自逞者乎憎人已軋則百計擿其疵見善相撓則一朝不能容嗚呼何示人淺小如此也人之自炫技能見人之長而轉相詆笑者視鷺鵲其可少戒耶

贊曰鷺妬同采量之陋隘人妬同鷺稽此可戒

雀 山雀

禽經鷓鴣雀啁啁下齊衆庶言多也說文云依人小鳥是也雀巢多依人山雀鷓鴣善鳴有紅黃二種

論曰雀隨地多有狡黠擾人誠可厭矣運斗樞謂其爲瑤光所散吁瑤光之精化物多矣何此頑類乃亦

鍾之耶予嘗榜其罪有四焉盜啄麥粟一也戲殘花果二也穿垣巢屋三也羣聚喧聒四也此逐彼適猶盜賊然乃或以字義爲爵多方溢美豈信然乎嘗咎挾彈客及計其罪彈非慘焉又月令謂其九月入大水爲蛤夫蛤水蟲于人奚擾如此則安得四時盡入大水而俾之爲蛤也哉

贊曰赤雀銜圖吾所未日豕我麥禾穿我垣屋帝德蕃生違天不穀宜比兇殘駢首就戮

燕 沙燕

燕 鳥龍之佐也昔神龍惡飛蟻上帝乃命危宿

化玄鳥食之龍得無患奏功于帝帝錫其子孫爲天子詩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史記云秦之先女修吞燕卵而生大業是也故人食燕肉蛟龍吞之惡傷其佐也海枯江竭投燕則泛拯其佐也海商燕糞則龍伏避其佐也仲春玄鳥至而後雷發聲仲秋玄鳥歸而雷即收聲依其佐也至于燕之蟄也則于水岸或云水底就龍衛也事詳玄符經中沙燕色蒼而大論曰玄符經所載燕事似涉怪誕然據經援史亦近理焉但鳥不食五穀日飛雲路可謂清潔視鷦雀輩遠甚矣君子之高蹈而不隨俗以自潤者其燕之謂

乎或指其依梁傍榭謂爲徇比而不知其擇吉以自全尤所謂明哲保身者耶

贊曰燕尾澱澱神龍之眷天錫帝祚萬邦奄甸人士清修侔厥遠見緬彼巖穴允宜褒薦

鶴 白鶴

似鶴而頂無丹項無烏帶鳴則反頸擊喙作聲多巢于樓殿吻上穢遺狼藉在木則枯人取其子則銜蛇遺火以害人或云能以翅擊雲卻雨作六十里旱又能取礮石助卵不鷓一謂能以喙書符作法又一種白鶴今青椿之類

論曰鶴僊禽產于名山飲啄大澤不近人而人爭羅之乃鶴亦馴伏苑囿供人清賞吁哀矣哉鶴似鶴非鶴而擊喙曲吭非嘹唳之唳栖樓據榭擅穢惡之遺恃構結于層城貪鱗鱸于近沼弓矢將加猶虞反噬諺云鶴巢莫覩神維白虎懼其禍人也古之奸黨依憑城社莫敢誰何淫縱自恣無所顧忌者何以異此嗚呼君子以柔貞罹禍而奸雄以兇悍獲全其亦鶴遭鍛羽而鶴稱白虎者與

贊曰鶴識怙勢巢此岑樓城狐社鼠適遂厥謀積威劫衆莫之敢投銜蛇布火宜斷其喉

鷺鷥

白鷺

今紅鷺是水鷺

卽鷺鷥也嘴末如鉤俗云水老鷺是也別有一種白者性甚慈一木累三四十巢如慈烏然故名舊說吐雛殊不然蜀中鷺以小環鈴項令入水銜魚出人取之食又爲一種鷺類於卵飛常銜之故曰吐雛論曰鷺貪魚而不知其項之或約會不得一厭口滿腹也人有貪財而不得一享無何更爲他人有一鷺鷺人耳悲夫貪而如此不如無貪贊曰鷺貪魚不自養人貪財不自享茅檐蔽雨不飢寒何用臨財恣妄想

鷺天狗

鷺音立

雅注云江東呼爲水狗今魚狗也似翠而小朱味丹足翠身赤臆多于水際窺魚如射得魚則唧唧作聲人彈取之以溷翠羽蜀中多有

論曰鷺毛似翠人已計之其竊魚也迅疾如矢宜免羅網乃不勝自幸而鳴彈射及焉矣人豐藻繪其孰曰不賢殆其射利也少獲遂意鮮不盈溢已卽傲物自恣或乃中之以法人豈矜之哉豫之初六曰鳴豫凶鷺之謂與

贊曰鷺不自鳴人誰彈及彼驕且傲宜思斂戢

鷓 華眉

鷓屬本草云初生謂之羅鷓秋至謂之早秋秋後謂之白唐是也禽經鷓野則義豢則搏注謂田間則見食相呼豢之則見食相搏此語殊誤今羅者吹囀則鷓踵至強者即啄羣輩數十去得此則善鬪何義之有月令田鼠化鴛或云蛙亦化鷓蓋化者聞氣未必盡然華眉類鷓尾長好鳴嘯

論曰鷓性好鬪如雉今戲者把鷓必日夜手之則健奮至以粟十數粒布其前即爭啄而鬪矣原其意蓋就粟也非此亦安得而羅之小民爭錙銖之利輒不勝憤憤攘臂奮擊因羅罪戮吁愚矣夫其事殆類鷓者

贊曰粟不盈溢鷓以鬪羅錙銖逞忿縲綬如何

鴉鷂

爾雅鴉鷂剖葦注似雀青斑長尾好剖葦皮食其中蟲說苑云鴉鷂巢于葦之苕風至則枝折卵破者其所託使然也今葦中多有其聲唧吒

鷓鷃

爾雅桃蟲鷓鷃其鳴鷓鷃詩云肇允彼桃蟲埤雅曰俗呼巧婦謂其能取茅莠為巢刺以絲麻若紡績然今蜀

中俗呼偷倉爲巢僅大如桃懸花叢卑枝閒莊子所謂鷦鷯巢林不過一枝者也鷓雉二色一赤一黃詩義疏云似黃雀而小是也禽經云鷦巧而危注乃混二鳥爲一不知鷦黃而鷦青鷦巢林而鷦巢葦當自有別鷦之鳴嘖嘖

論曰鴉桃蟲巧于作巢而不巧于擇託乃依葦若栖卑木非風雨顛墜則不免毀巢探卵矣果巧耶拙耶抑因巧而反拙耶嘗怪以柳宗元之才而附叔文之黨始也聞聲而投希光而赴不知彼勢之不振而吾亦鮮不及矣厥後懲咎之賦深用愧悔其愆而乞巧

之文乃弗自悼其拙何歟是以明哲之士中立不倚宜取鑒于鷦云

贊曰鳩拙不陷鷦巧而危巧而反拙可爲巧規

鷦

伯勞

一云博勞

伯趙

鷦鷯

孤雞

鷦屬伯勞也左傳云伯趙司至服虔陸佃以爲卽鳩是也禽經曰題鳩鳴而草衰蓋夏至鷦鳴而靡草死于夏故也狀類燕而大古詩云東飛伯勞西飛燕正言其形類而志睽也俗謂之孤雞以其聲鷦鷦如自號然且嘯多於午夜曉鍾時司晨亦如雞者飛甚駛能追啄鷦

論曰鴟鵂最壯厲且蚤俗以之警情婦云離騷乃謂
恐鴟鵂之先鳴使百草爲之不芳世遂惑尹吉甫憐
伯奇而殺後妻之誕咸以鴟爲惡聲之鳥夫伯奇之
怪不足辯若草衰則其候然耳于鴟鳴奚尤彼仲夏
短夜之期而鴟中宵儼然起鳴達旦聒聒不已俾刈
麥播穀之民相敕夙興從事矚晦雖勤勵掌人督覺
羣幼能是過歟古有言游子天所貧力子天所富鳴
呼富不自來不力胡獲人之清且酣眠日晏方起散
髮刀搔橐橐曳履披衣發扇緩步而出者自非山林
野老卽倦游歸隱之士爲可耳使韶年儒少眇齒市

僮壯歲四民之儔顧弗興雞鳴踐霜露各孳孳其所
業而怠肆偷安玩愒歲月乃或咎鴟惡聲擾厥熟睡
則允矣天窮不遐爲溝中瘠矣鴟之得爲少昊貴臣
其誰曰倖位

贊曰伯趙司至矯矯厥聲克勤令德勉旃後生

百舌

反舌也蒼身銳喙小于鴿鴿反覆其舌隨百鳥之音
月令反舌無聲讒人在側以其附衆爲言隨人變易
爲讒邪之候今籠畜甚多

論曰聲鄙雷同言卑勦說百舌隨衆鳥爲音而不成

一己之語反覆其舌亦徒勞也今絺章繪句咀韓唾柳乃不能自出一機立一議非不絢爛悅目然終借衣倩冠豈一家之製哉雖敝毫窟研盈架填笥皆他人物耳譬之猶百舌之言

贊曰勦說非吾立言乃傑莫吐一談萬亦饒舌

鵝 天鵝

有蒼白二種性亦知鬪豢鵝法將烹前數十日作檻檻鵝俾臥其中不得轉動豐其飲啄卽肥甚其天鵝最大又一種

論曰鵝聲清亮頸能伸縮婉轉有可玩者然亦無甚

佳麗至如得王右軍之篤好也若夫檻桺束縛困繫特甚乃反增益膏腴何耶抑其性然耶無亦自謂食主人之食義無可逃惟宜自充脂膚以快主人之一臠耶忠臣事君雖事勢窮感知不可爲然以食君之祿難無所避鼎鑊自甘有死無二而已若是則鵝其忠義之儔歟右軍之愛其以是也

贊曰檻鵝待烹膏而不頓忠臣事君死無所避

練雀

本草云似鳩鵲而小黑褐色食槐子今春夏甚少秋中始來羣飛啄果實槐角

見物卷一
論曰鵠能言雖寡而見羅練雀不能言雖多而獲免其默足以容者歟人或咎其啄園果何不早自藏耶誠各自掩拾彼豈少槐角野多哉夫不盜五穀可謂廉潔食槐啄野可謂苦節其羣而不爭取而不貪者矣

贊曰鵠彼練雀羣飛紛紛遠我禾黍允矣令聞

鵠

鵠類甚多毛衣種種詭異有毛冠毳腳高飛反張之奇尾解懸哨性識主廬雖遠踰百里亦能來歸一云海舶畜鵠歸自千里吁亦異哉

論曰鵠能識主雖越在數百里外猶必歸其廬不輕妄栖止詩客詠之謂其感主厚恩不敢妄歸然乎否耶鵠小鳥耳猶惓惓知慕主焉人臣荷顯寵膺大寄事勢嶮巇遂爾傍逸委身他姓視鵠其可愧歟
贊曰肅肅鵠羽盤飛戾天銜恩戀故感眾增憐譬彼節義闐闐而旋忠不忘主名垂萬年

鶩

禽經扶老強力古今注云禿鶩也狀如鶴大者高七八尺善與人鬪好啖蛇嘉靖戊午一止予屋首毛疏毳膚赤如禿身青白色恬不畏人揮擊數四始飛去

越二歲而有先人之喪讖云野鳥入室主人將去矧
鷺太沴徵此可駭

論曰詩云有鷺在梁有鶴在林夫梁魚所聚也鶴雖
居之當不免爲鷺奪蓋鶴清而柔鷺貪而剛猶小人
務進君子易退勢之不敵卽飄然去矣富貴何有哉
嗚呼小人獲進而宗社傾危士民罹禍不祥莫大矣
聖哲之君宜投之四裔俾禦魑魅其勿使鷺之在梁
也哉

贊曰有鷺在梁孔武而力雄悍來翔凶于家國惟彼
儉夫速庸穢亟取厥惡元投畀有北

蝙蝠

爾雅云蝙蝠伏翼形類鼠本非禽屬然能飛又不當
作獸論笑談謂鳳臣之則曰吾獸也麟臣之則曰吾
禽也以嘲避險者可博一笑一名蠍蠊

論曰蝠似禽非禽似獸非獸夜飛嘍蟲暗中唧唧及
旭日東升卽竄伏無迹其譎詐誠可厭者小人依阿
兩可蹤跡曖昧朋東黨西攀甲附乙乘暗射利奸狡
求容者何以異此或云閒爲鴟搏食之噫小猾非大
奸莫陷諺云惡竟逢惡魔宜以加之蝙蝠

贊曰晝伏夜飛惟鴟與蝠惡竟惡魔強食弱肉

禽屬總論

李子曰天生萬物有擇也哉其作止飲啄七情所錯與人無甚遠也禽之類至衆矣吾紀所目者焉耳大要山澤辯其養陰陽殊其情而其類之淑慝亦是之別矣彼其水啄者啄長而足高波浮者脚蹠而毛厚蟲食者長鉗而覓廣穀飽者短喙而近人擾田則四時飛而穀之亦或異食嗜肉則三冬蟄而強喙亦不之藏吭頸修者善鳴爪喙利者健鬪翔高者翮廣飛卑者肉多陽者巢林陰者伏窟陽者出晝陰者與宵穀食易肥肉食多嗜嗜蟲魚者川澤飽肉穀者山原

以時而來以時而往者時禽應候而鳴應候而止者候鳥單嫗者兼走雙覆者獨飛華彩者吉徵怪惡者殃兆聲奇而性慧者囚之侶羽珍而肉旨者死之徒鸞鳳滅蹤神超羅網鷓鴣雀羣聚庸免樊籠茲其大較也歟要之禎祥者寡而狡穢者多羽物且然而况于人乎若夫其當生遂則歡鳴值死逆則驚號則又其所同然也嗚呼君子觀物性若此則夫仁民之餘可弗愛之俾其咸若也哉

見物卷一終

見物卷二

明咸寧李蘇著

三原李錫齡孟熙校訂

獸屬論

論曰動物之力雄性悍而足以爲人之敵者豈非獸之屬乎然雖猛健驚劣往往爲人所制飲食而寢處之者何哉獸以力雄而人以心雄獸以力角而人以智角焉耳故嘗謂心雄萬心人之大人之心豈獨大于物聖人之心恆大乎億兆人之心故心誠神智雖羸老懦夫坐之公宇而握之寸印卽鞭笞羣庶剝斲衆宰猶之箠牛羊而屠犬豕也何者其智誠上也所

見物卷二
謂鬪智不鬪力語人角人也而况于禽獸乎孟氏有
言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夫人獸幾希而人得
以加于獸君子觀此可以思幾希之理矣

麒麟 騶虞

傳稱麟麇身牛尾馬蹄騶虞曰白虎黑文皆不踐生
草不殺生蟲云

論曰麒麟騶虞世所希覯而紀傳所載謂閒入貢獻
則圖牒可考矣然二南所稱但謂公子之仁厚即麟
而諸侯之愛物即騶虞耳非謂真有是二物也王者
能修德行仁薦賢求士俾萬姓休和百物咸若則政

之瑞遠逾于物之瑞不則雖麒麟滿郊騶虞蔽野亦
不足以頌騎士而駕鼓車也何爲也哉

贊曰麟與騶虞禎祥之獸踰踰舜廷盤盤文囿聖王當
天仁恩四究盍歸乎來遂予一覯

象

南方之大獸也出九真交趾象山飲食以鼻膽隨四
時

論曰象信而馴大而不獷其踰踰闕庭有足敬焉世
說天寶之亂祿山大宴胡酋出舞象給之曰此自南
海奔至以吾有天命雖異類必拜左右教之拜象努

見物卷二
目不動祿山怒盡殺之嗚呼象之靈異亦至是哉當時如陳希烈以宰相張垙張均以戚里貴寵而朝士紛紛無慮皆文英武胄罔不比面臣賊鞠躬舞蹈乃象以獸類反知不爲賊禮耶天地正氣其存與亡果在人耶獸耶王維陷賊而徒有凝碧朝天之詠卒以免死則知當時從賊而有愧心如維者亦至鮮矣可不悲歎要之明皇以優樂播遷而亦得優樂之報如伶工雷海清及舞象者然則人君好樂可不慎哉贊曰有獸巍巍南荒大象忠烈逾人宜嚴天仗

馬

爾雅釋畜馬名最博不悉紀

論曰仲尼有言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蓋以喻君子云故後世恆以馬喻人馬龍種力能致遠易以喻才故也大要才非難遇用才者難遇而伯樂亦以此著名人有才而用不得當卽憤世莫知遂致論曰伯樂伯樂云耳君子遯世無悶宜樂天知命其毋動心于名可焉嗚呼堯舜之世嘉言罔伏野無遺賢當無千金市骨驥困鹽車之喻

贊曰馬能致遠可以喻才世無伯樂驥詐虺隤

虎

山獸之君也食肉而爪牙猛厲百獸畏之
論曰虎之伏而攫人也以人爲肉焉蓋出人之不意
也及檻穽設而虎亦遠避之矣非能攫人于檻穽中
也至法雄宋均之政又一切去檻穽謂虎在山林猶
人居城市意以人不虎避虎豈避人哉而虎害亦頓
息嗚呼君子密小人之防何反噬之虞乎彼五王机
肉乎三思而三思卒魚肉乎五王是豈可以徐徐乎
哉苟吾力之不若也寧儉德避之可也
贊曰虎文載炳山威而神九江順化弘農避仁劇牙
爲患搖尾非眞縛之宜急緩則噬人

豹

皮斑而文可爲美裘

論曰人亦有言人死留名豹死留皮乃莊生反謂豹
以皮見災豹固非爲皮死者貴有所遺耳夫名非君
子所務而沒世不稱亦仲尼所疾名豈可自泯乎實
著而名者名之善也過情而名者名之賊也豹之有
皮蓋非出于致飾

贊曰南山隱豹其文孔揚君子務實闇然日章

駝

北夷之大獸力負千斤日行百里能知泉脈

論曰牛以引重馬以致遠而駝兼焉又潛識伏泉其智微矣夫任重道遠士之所難燭深照隱識之所貴君子觀駝之奇當不獨德乎驥云

牛

力能引重服耕駕車帝主郊之犧也天之所享人不食之者避之耳俚俗不知遂援鬼怪爲誕說論曰牛爲郊犧無故不常食重郊也矧牛服世用百端竭力卽耕墾養人人當憐之矣柰何老而力衰忍加屠戮筋角皮骨靡焉嗚呼牛之死亦慘矣哉如紀

信烹軀以逃漢祖介推割股而活晉文違其寧也信無延賞之恩推罹焚身之禍二人于漢晉何負哉漢晉負二人多矣屠牛之慘論者動心焉贊曰黃惟老特水曰州畱繭犧享帝苗犢畊疇罔矜其老錄功以讐僕臣效力言之涕流

羊

山有羚羊家畜二種毛可織可氈論曰羊爲少牢毛可爲禦寒具非止解齧草耳史稱泰山之高也而跛羊牧其上似多其力然牧豎之相失則豺狼噬之非人莫保宜人葅醢之矣性狠而顯

其陵崇峻亦愚也易曰牽羊又曰羸角夫引之宜進
乃不欲進羸之可退又不悟退非愚如何其愚慳慳
濁自遂其不肖者歟

贊曰羊不受牽羸復莫退澗隕狼食懔懔昧昧

豕 獾

爾雅載豕名甚多其野獾類猪豢者性汙

論曰豕能多食而性不潔易稱負塗昭其汙也諺云
塗老縷亦穢之也然割剝之爲膚羹人弗吐焉今舉
世一朝可屠豕萬計亦不啻刈草菅矣觀郭無振遭
烏將軍事事若不經然不可謂無知識也穢行多奸

謀意者信乎

贊曰豕而負塗涉波莫雪爲禍招屠人仇益結

犬

爾雅載犬名甚多廣雅又稱殷虞晉熬楚茹黃韓盧
宋鵠之良

論曰世計犬功則類以獵兔論然較之守夜拒奸孰
重輕乎禮云敝蓋以埋狗意酬之也不食者以此
今沿謂不潔何不卻豕豕哉至于沾焚救主項筓傳
書又犬之才者吁犬畜也有僕隸之勞焉今強僕悍
隸反噬其主豈及犬畜哉宜誅之如磔大

贊曰犬知衛主傲蓋覆之強僕反噬推刃戮之

鹿 麋 麇 麀 麂 麃

爾雅麋牡麇牝麇其子麇鹿牡麇牝麇其子麇麇牡麇牝麇其子麇麇大麇牛尾一角注謂麇卽麇也麇大麇旄毛狗足本草云麇麇類也大要鹿之類多大小同異之別耳凡麇鹿多壽其皮角肉脯道流謂其益人者以此

論曰傳云鹿死不擇音言挺而急走也世喻取天下曰逐鹿倚角謂其難耳今獵者舉網鹿或越之而逃游士乃謂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夫逐鹿于原可以力獲神器至重烏容倖覲至使亂臣賊子以斯藉口如信布籍莽卒潤鑊伏鑊烹醢分裂不能得鹿而反得擗摭割剝如鹿者多矣此班彪所以作玉命論也贊曰鹿之呦呦可庸力逐問鼎賊臣必蒙顯戮

麇

爾雅麇父麇足本草云能啖蛇其香在臍

論曰美之所在忌之所叢也麇之香烈矣不免于剝剔焉是也如比干之心以忠而剖左儒之頸以直而斷此被禍尤酷者嗚呼士修則謗興德高則毀來固叔末之恆態矣若高節以絕人獨行而違衆自侈標

榜以戾流俗則又不可專于尤人者諺云直木先伐
甘泉先竭觀麝以香剝尤信

贊曰麝有遺香草枯百步美跡招羅圭角太露

熊

熊似豕輕健有力善登高木而自顛下手足似人穴
居爲藏冬多蟄于山石巖窟中而異苑云黃秀入山
化熊其子覓之曰天譴若此似涉語怪

論曰熊手足有美味爲世所稱動曰熊掌熊蹯云然
見人輒自高投下若有所慚于人意者有惡行天譴
爲獸耶味鍾手足譴其行之不善耶若是則黃秀事

似非怪夫人畜遠甚而手足近焉人與熊異特心耳
苟心復不人則手足能如熊蹯仍有可珍否耶李陵
曹操丁謂秦檜其詩文皆膾炙人口但作出四手誦
者惡焉四子之手不能蹯若矣嗚呼手之不美耶抑
心之不美耶

贊曰熊手而人世爲珍味人心而熊手不足貴

猴 獼 猿 獾 狻

猴類甚多小者曰蒙頌曰獼大者曰猱曰處曰狝曰
雌曰猿曰獼食猴者曰狻大略相類抱朴子云猴八
百歲變猿猿五百歲變獾獾千歲爲蟾蜍蓋其貌肖

人有精爽能爲變怪或信

論曰獼猴形大類人毛而有尾耳一說鍛靈砂以飼猴可令人言若然則使畜侵人而奪造化不惟失道亦且忤神烏乎可哉山中言獼猴所過田園黍豆果蔬之類或填于頰或屬于腰無不殘敗是其性最貪矣及其遇狝又皆懾惕踉蹌不得去狝乃擇其肥大者決腹擢胃食焉夫貪而致肥肥而致禍古之細類倖位恣貪如領軍鞞一屋胡椒八百斛者卒不免于籍滅其獼子沒沒爲狝長口味者乎

贊曰沐猴而冠惶惑四顧濫取充膏伊狝之故貪夫

徇財大彰寵賂聚而殲旃君之外庫

獅

西域有五色獅子尾端茸毛大如斗食虎豹一名狻

猊

論曰狻猊產西域番人少獲畜之入貢以希厚利然兇獷悍惡非堪御玩而其來也驛站騷然飼之以羊公費甚鉅昇之以檻輿杠孔多夫役內民以肩夷畜損民脂以飽惡獸何爲哉猶渾邪呼韓款塞入朝中國侈大以示榮觀而供帳錫賚動累鉅萬闕下得一番酋稽顙何益耶故明王不貴異物不臣遠民所以

重內治尚實也如獅獸番王宜卻朝貢
贊曰獅不狎觀耗我賦役夷畜番王朝貢何益

狼 豺 狽

爾雅云狼牡獾牝狼其子獾又云豺狗足世說老狼
曰狼本草鳴則諸孔皆沸諺曰七孔以此
論曰狼貪而畏人能盜羊豕焚其筋可令盜賊筋攣
縮豈非氣類之相制哉聞獵者捕狼先坎地作坑伏
其中羊一人二蓋之以木中通小孔狼聞羊鳴盤旋
其上試之以爪一人急持之負而起一人後斃之以
杖狼無得脫焉夫不虞其機愚也垂涎而攫貪也不

能決蹠而去無勇也卒以係蹠而斃自禍也始末與
盜賊若符合然其筋之能制盜也固宜
贊曰跋胡蹶尾沸孔奸狼係蹠自斃以貪罹殃穆獲
失遠秦尚稱強焚筋制盜否滅而滅

兔

爾雅兔子媿禮曰明視世說兔者明月之精望月而
孕口中吐子其月兔搗藥出于天問述異記謂千歲
則變白今觀赤白爲瑞當自有二種

論曰兔目炯燿走最迅駛亦異物也世稱狡兔三窟
謂其有機智作三窟以居令有急可逃去夫舜井無

見物卷二
旁孔永爲坎中泥矣聖哲保身有機何可以狡黠疵
兔也王者建都垂統萬世宜出萬全俾盛衰進退有
足恃可也都關中者以函穀爲前門以巴蜀爲後戶
以襄漢爲傍徑天下無事則雄據上游建瓴下國朝
貢輻湊有事則重險百二一夫當關萬夫莫開卽不
幸如天寶之後亦將謂前不守則有後可規後不嚴
則有傍可避豈若沐浴之拱手待人擲揄也耶常觀
宋史至徽欽北狩每致歎于兔窟云
贊曰有兔爰爰三窟自保設險王公機智可考漢都
周京四塞三道建瓴萬邦孰如豐鎬

貓

貓有色態多美種蜀牛鞞產者善捕鼠大抵初生目
齡而喜戲好攀緣者良

論曰嘗觀崔祐甫貓鼠議謂貓食田鼠載在禮經若
不食鼠猶法吏不勤觸奸蘇長公亦謂養貓去鼠不
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意皆喻以法曹謂其捉鼠
猶誅鉏奸黨故也夫鼠之乘暗妄動擾夜驚眠盜箇
穿書嚙衣穴壁何異奸徒之肆行貪婪恬如舞文也
雖有狡童慧僕之手不若細爪之能擲雖有捶機伺
毒之術不若纖音之能嚇一奸人之不可以明燭不

可以法羅也惟夫綉衣直指四出則貪吏望風解綬而埋輪都亭者凜然禡社鼠之魄嗚呼壯哉真貓之足以震懾鼠輩者矣自忠厚寬大之論與蒼鷹獨鶴之喻並談則執法者似無適從然君子顧名思義宜第取崔蘇二子之論

贊曰矯捷烏圓鉗攫有法抱鼠同眠叢譏遭狎凜凜法曹去寬尚狹社鼠田駒宜先彈壓

獺

身尾細長能捕魚漁人畜之淮南子云養池魚者不畜獺獺本草謂獺又一種世說獺亦解為魅

論曰月令稱獺祭魚故劉禹錫有先祭不敢食捧鱗望清玄之句夫獺小獸也能臨食思報謂養軀皆帝德也火食百穀萬物而不知皆上帝之貺或乃暴殄天物甚至唾詈風雨者其智殆不如獺贊曰獺捧鱗報上帝豈一人不知祭

鼠

鼠類甚多清濁判焉

貂鼠 銀

出遼地毛色温美為世所貴

鼯 鼯

爾雅鼯鼠夷由也草作鼯疑即天鼠之類

鼯

食竹笋商山有之

鼯 駒

頭類兔即今黃鼠生田野

鼯

人家鼠小者曰鼯

鼯 鼯

穴田中善盜穀為倉多至數斗貧民冬則掘取之

鼯 音佑

似貂赤黃色大尾能竊雞東方多有毫可作筆

鼯

鼯鼠食郊牛今獄囚在縲絏有被鼠啣者即此

論曰貂銀在塞外而有美毛可謂清矣鼯鼠名而

飛亦離羣者鼯止竊竹駒兼啣草猶可諒焉鼯類覆

甕翻盆穴壁穢笛人已憾之乃若鼯之為倉鼯之攘

雞貪尤甚矣至鼯鼠輒敢食牛與人何怙惡如此哉

夫貂以飾冠信為可尚鼯雖出類猶屬昏出餘皆以

盜竊致敗腊肉拔毫掘殺撲斃咸其自取又誰咎乎

嘗誦王元之竹鼯詩譬之小人竊祿傷賢朝秉大權

夕羅顯戮其論最當似可槩議鼠輩不獨在竹鼯者
贊曰貂迺極清鼯猶微累鼯駒躡儕勦駭鼯類羅掘
遭烹懲貪誅崇駟載犧經同箴竊位

蝟

獸屬也狀類獾狍人物近之則頭足縮伏周身皆刺
不可嚮邇本草云山枳鼠虎鼠山獍與蝟相類
論曰蝟小物耳乃生山林中與豹虎爲伍使非其刺
能自存乎然其皮可勻紕帛中醫藥故以刺自衛亦
以刺自敗猶匹夫不隸尺籍而習擊劍奪稍關弓馳
射初云自備然恃此不戢將陷賊黨由惡終矣其亦

蝟之有刺者歟

贊曰蝟以刺衛亦以刺戕人竊兵藝立身石臧

狐

形似黃狗鼻尖尾大妖獸也玄中記云千歲爲淫婦
世之言魅能惑人者必歸之狐

論曰狐能爲魅惑人世屢紀之矣嘗聞其必戴之髑
髏而行非此則弗能爲妖小人之欲惑君心也必假
端言借正事以行其奸諛邪謀然後其計售真狐魅
也已今人徒以狐名加之妖治淫婦夫一婦所妖幾
何必歸之諛佞爲當

贊曰白稱美裘赤言妖類三德虛名九尾作祟布火
聽冰假威爲魅宜剝宜烹用懾邪媚

獸屬總論

李子曰異獸奇畜果可以圖牒盡乎觀爾雅山海經
諸書則知獸類至繁非人可得而悉睹也然寰中海
外雖殊厥物宜而效貢利民則同爲人用象駝之大
不免牽羈獅兕之兇難逃檻穽虎豹因皮而見剝犀
羶緣角以遭羅罽臍糜茸生卽損壽獺肝熊掌取必
分軀筋力資于馬牛衰憊猶罹夫寢處羝獲蕃乎羊
豕肥腩不怨其烹魚貓犬寧家死捐溝壑驢驟服用

僵鬻屠垣蝟鼠與豺狼不得以狡黠而逸狐狸及玃
攫終當以妖魅而誅原夫百獸之生本爲吾與迹夫
百獸之死半屬杯羹孰知彼畜之泉廬乃在吾人之
腸胃膚腴屬饜皮毛尚糜于煎膠骨髓充庖骨角仍
沈於糞隴此皆以強肉弱以智掩愚雖萬古之同然
事非爲過若二儀之生意宜尚矜憐蓋獸以全體供
人而人不以一慈貸獸何耶是故舍牛放麋以愛垂
聲掩蓋埋帷以仁著典可弗思歟嗚呼自殺胎天麋
之禁傾致騶虞麒麟之罕至王風邈矣又何惑哉彼
猛獸偶食人人皆知憾而人日食獸肉獸當何如苟

見物卷二
蠢動而有知焉知其不以封豕長蛇而目乎人也故
曰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誠以天
物不可以暴殄口腹奚宜以縱恣此乃聖賢之論匪
直異端之談君子由斯言而觀也則于用物之際宜
尚報功之仁守犬靈貓當存心于終豢耕牛戰騎宜
致戒于輕屠

見物卷二終

